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27

《情歌》中的疏离与迷惘：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映像

冯子央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T.S.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通过对现代都市环境中个体爱情经验与意识流动的细腻书写，揭示了现代人精神异化的核心症候——破碎、迷惘与疏离。普鲁弗洛克不仅是一种个体心理肖像，更是现代主体困境的象征，其存在体验深受时间的异化、空间的陌生化及自我认知的断裂所塑造。诗歌中的三组关系构成理解其精神困境的核心框架，而现象学视角的引入进一步揭示这一意识结构的深层机制。通过对时间感知、主体认同与行动能力的多重危机的捕捉，艾略特诗学对现代性经验的批判性反思得以显现，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裂变提供了一种富有诗意且富含哲思的文学表达。

关键词：T.S.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疏离；精神困境；时间意识

T.S. 艾略特（1888-1965）作为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其作品以高度实验性的语言实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改写了诗歌的表达范式。在他的创作谱系中，初版于1915年的《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仅是其文学道路的起点，也是现代主义诗歌新传统的开端。这部早期诗作以其语言的创新性和意识流动的独特表达，率先确立了艾略特文化交响式的美学风格和文本建构方法。《情歌》既是一部独立的艺术经典，也是艾略特后期创作中诸多主题的滥觞，为他后来的巅峰之作《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奠定了思想与形式的双重基础。艾略特曾在1919年的著名散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提出，伟大的诗人必须超越个人经验，将创作置于文化传统与“历史意识”的动态流动中，把握“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1]，打破传统与现时创作的线性区隔，将其融汇在一个共时性的文学平面上。《情歌》通过对但丁（前言《地狱篇》）、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典故）等经典文本的隐秘引用，以及对《圣经》、神话和日常都市生活的拼贴式整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化诗学，通过文学传统的回溯制造了一面“审视之镜”，在古典崇高和现代琐屑的差异比下显现独特的诗性张力。诗中普鲁弗洛克的“犹疑”与“迷惘”不仅是个体的心理写照，更是古典时期以来的信仰体系和生存方式被解构后呈现出现代都市生活中孤独、异化、精神空虚等普遍症候。这种对“人”之精神裂变的描摹贯穿于艾略特的整个创作生涯，从早期的《情歌》到《荒原》，再到晚期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他的作品始终以一种哲学化的诗意结构回应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乃至存在危机。《情歌》不仅是艾略特文学道路的奠基之作，更是他探索现代诗歌语言与结构的试验田，它将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古典文化隐喻与哲学反思有机结合，构筑了一种极具历史感与文化密度的诗学体系，成为艾略特通向《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的“前奏乐章”。

一、“疏离”概念辨义与文本定位

（一）哲学溯源和概念辨义

作者简介：冯子央（2003-），浙江杭州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E-mail:zeiyungvon@gmail.com

^[1] [英]T.S. 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 [M]. 卞之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3

“疏离”与“异化”作为同源词，其词源滥觞于拉丁文 *alienatio*，最初表示某种物质财产关系的转让或迁移，这一物质层面的“外在性”在语言演变中逐渐引申出与主体性密切相关的精神意涵，指代主体向他者显现正向情感的非意愿性，以及主体精神状态的失范和断裂。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这一概念被重新审视与深化，并衍生出丰富的文化与思想意蕴。黑格尔提出“自我实体泛异化”的概念，强调自我意识如何在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对立与调和；费尔巴哈则将异化聚焦于宗教对人类精神的压迫，揭示信仰如何使人类在神圣性中迷失自我；马克思进一步延伸了“异化”的社会意义，他将其批判性地运用于资本主义劳动机制的分析中，认为劳动异化是现代社会中最根本的疏离形式，劳动者被迫生产的物质世界反过来掌控了人的生命活动。尽管在具体应用中，“疏离”与“异化”因背景与语境差异而呈现出一定的语义分化，但其核心旨归在本质上依然一致，即关注作为主体的“人”如何在外部世界的压迫或诱惑下经历精神的异化与失范。主体一旦被置于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中，其心理机制便开始显示出焦虑、扭曲乃至失序的状态，这种状态加剧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距离感，使人不得不承受“陌生”与“迷惘”作为存在负担。而这一存在状态的表现现代性语境下尤为显著。随着大工业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观念的瓦解伴随着物质繁荣的诱惑、都市文明的扩张、商品拜物教的兴起，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在享受现代物质便捷的同时也面临潜在的危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技术霸权解构，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被工具化逻辑侵蚀，与自我之间的联结更因被资本逻辑和消费主义侵入而日渐稀薄，最关键的是，现代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不再完整与鲜活，而是变得破碎、迷离、陌生。这些变化塑造了现代人精神结构中的一种核心症候——对归属感的无尽追寻，以及对存在意义的焦灼探索。由此，“疏离”成为人类精神状态的显著特征，而其所带来的“迷惘”与“沉沦”则深刻影响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建构。

（二）文本解读的定位与锚点

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正是在现代性语境下，描绘了普鲁弗洛克因与他人的疏离、与世界的疏离、与时间的疏离而陷入迷惘的心灵图景。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对现代都市中主体的精神状态曾今进行了批判考察。他指出，“大城市的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表面和内心映像的连接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2]，都市生活中信息与感官刺激的过度充盈，使个体的精神承受能力达到极限，进而发展出“冷漠”（*Blasé attitude*）作为应对机制。这种冷漠并非完全的无感，而是一种精神防御策略，使个体在面临复杂环境时保持内在的稳定。然而，冷漠也导致了人与他者之间情感联结的削弱，以及对环境感知的表面化与机械化。齐美尔指出，“这种心理状态，或者说我们面对在短暂的接触中瞬息即逝的大城市生活特点所拥有的怀疑权利，迫使我们矜持起来。”^[3]这种自我保护的冷漠态度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在诗中，普鲁弗洛克的内心无疑也受此心理机制影响，行动始终无法跨越自我设定的障碍，与他者的关系也始终停留在虚拟的想象中，呈现出典型的都市主体的精神分裂状态。他的形象不仅是个人的心理肖像，也是现代人群体经验的典型化呈现，其“疏离”与“异化”并非单一维度的，而是从自我、他人、世界三重关系中交织显现：从他与自身意识的隔阂，到与他者情感的断裂，再到与社会秩序的疏远，普鲁弗洛克的“迷惘”成存在困境的象征。艾略特并未直接定义这种“疏离”，而是通过散碎的语言和高度象征化的意象，将这一情感状态嵌入到普鲁弗洛克的意识流中，形成一种含混却真实的体验，将普鲁弗洛克的疏离感具体化为一种可以感知的诗意体验。值得注意的是，“疏离”并非单一维度的，在时间、空间、情感、行动等多个层面完成对现代人存在困境的展现。“疏离”作为一个融汇文学探潜和哲学思致的概念，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极大显现了个体的生命意义，成为折射群体普遍生存状态视见之窗。

二、疏离与迷惘的“关系”显现

（一）“我”与“你”：“自我”的破碎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冷清的街...”^[4]全诗开篇就将“二人共在”的对话氛

^[2] [德]齐美尔.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 涯鸿 宇声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259

^[3] [德]齐美尔.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 涯鸿 宇声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268

^[4] 穆旦.《穆旦(查良铮)译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41

围嵌入当下情景的时空与氛围中,通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在说话人“我”的场域周围似乎都流动贯穿了一个潜在的“你”。但是在“所指”层面,诗中所谓“你”的身份与意义指向一直以模糊、神秘的形态显现在全诗的文本世界中。具体审视文本内容,言语者“我”是以一种“麻醉的”心灵状态出场于黄昏“冷清”的街道,而这样一种心灵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破碎的、非整全的意识体验,它意味着在保留意识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失去感官知觉能力,即排除一切感官经验介入的残缺意识活动。由此,心灵状态的残破也将“自我”引向破碎的境遇。“你”作为由“我”分裂生成的心灵投影,实际上代表了另一个“我”在病态状态下的系列意识活动,简言之,即是意识层面的另一个“我”,“街连着街,好像一场冗长的争议/带着阴险的意图/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5],言说主体“我”在将无意识与潜意识层面的病态麻木的恐惧、焦虑与眩晕借助言词的路径在“你”之维度上表征出来。回到全文语境,“我”与“你”关系生成本身就说明了“自我”的残缺与破碎,当“我”被“麻醉”,“我”不再是“我”本人感官经验乃至情感体验的认知主体和能动者,自我心灵的“异化”就随之到来。带着麻醉的意识体验漫游于诗中呈现的此在世界的“我”也就必然会对眼前种种存在感到疏离与迷惘,“我”在这个世界中无法直接感知“我”的存在,更无从找准“自我”的定位。《情歌》的开篇于是给全文呈现出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式的迷失体验与陌生感。

(二)“我”与“她们”:“情感”的缺场

本诗的题目虽然为《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但从中似乎很难发现与真正意义上“情歌”相关的部分。没有求爱之情感的喷薄与张扬,没有华美的示爱行文措辞,也没有精雕细琢的爱情意象隐喻。更显著的是,艾略特对主人公想象中使他情意迷乱的“女人”,即所谓“爱情”的意向对象的书写在全文中出现频率比较起对自我意识之流中持续绵延的延宕、犹疑与自我鞭笞的经验情愫的描摹显得微不足道。从现象学的考察角度出发,普鲁弗洛克“爱情”的“意向客体”(noema)即“她们”一直以一种非直观(“直观就是让对象实际地对我们在场”^[6])的形式被给予显现,简言之,就是“在缺席状态下被主体意向”。“她们”并非为主人公所可以直观感知的对象,普鲁弗洛克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是基于自己的内在经验对“她们”做想象与预测的建构,在其“缺席”的状态下“空虚地意指着”“她们”,并尝试着更多融入自己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她们”之在场的模糊、陌生、不可捉摸恰好映射出主体“疏离”或“异化”的爱情观与心灵状态。普鲁弗洛克在此向读者呈现的,不仅是一种缺乏求爱能力的无力行为,更是缺乏求爱欲望的心理倾向,如“...我已经熟悉了她们的,熟悉了一切——”“而且我已经熟悉了那些胳膊,熟悉了一切——”^[7]。普鲁弗洛克有时甚至已经厌倦了对“她们”的种种想象与空虚意指,如“白净的胳膊”“衣裙的香气”“纤长的手指”等。现代人的爱情不再表现为奔放炽热的情感与大胆的行动,而是被“异化”或“疏离”为空虚的意指活动、想象与持续不断的内心犹疑。本质上,缺场的并不是“她们”,而是自我求爱的“情感”。“情感”的缺场征显了普鲁弗洛克的“迷惘”,当“情歌”被剥去了“情感”的成分,爱情就不再是爱情,“自我”也不可能是“自我”。

(三)“我”与“他们”:“信念”的解构

现代人普鲁弗洛克的精神“疏离”与“迷惘”集中体现在“我”与“他们”,即古典时代英雄人物的关系上。艾略特作为古典学修养极其深厚的大学者,经常会在其诗中引证大量古典典故来强化主题呈现与表达,如组诗《荒原》前言“西比尔”的意象等。同样,在《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也出现了集中的古典意象群,如《新约·马太福音》里的先知施洗约翰、《新约·约翰福音》里的拉撒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奥德赛与海妖塞壬以及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王子。同时,其中的古典英雄如施洗约翰、奥德赛、哈姆雷特王子为了某种信念的实现奋不顾身并将并超越生死观念的伟岸形象与普鲁弗洛克置身此在世界的“疏离”“迷惘”并焦虑、眩晕于对琐碎的细节的想象之渺小呈现,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与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塑造的一系列复杂的、缺乏英雄性、意志消沉的人物群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在一个充斥着“现代性”的时空中征显出“人”之精神境遇的悲哀、迷惘与疏离。回到文本本身,普鲁弗洛克

^[5] 同上

^[6] [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 现象学导论[M]. 张建华 高秉江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 34

^[7] 穆旦. 《穆旦(查良铮)译文集. 第4卷》.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43

在持续的犹疑和延宕后即将被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但他的心灵中却不合时宜地显现出永恒侍者伟大的先知形象。很快，这伟大显现的意蕴就在他戏仿的态度中消解了——“尽管我看见我的头（有一点秃了）用盘子端过来/我不是先知——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8]。施洗约翰为了终极信仰付出死亡的残酷代价与崇高形象此刻成了普鲁弗洛克戏仿与反讽的对象，在现代人的心中不再有过过去崇高的信仰与理念，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勇气更是无从谈起，何况，普鲁弗洛克甚至连求爱的欲望和勇气也消解散失了；全诗第14段中特别提及奥德赛返乡历程中“塞壬的诱惑”一节，古时奥德赛克服塞壬充满诱惑力的歌声之光辉的形象此刻变成了“塞壬们的沉默”，“我不认为她们会为我唱歌”，相反，与其关心塞壬带来的风险，不如关注“是否要卷起裤脚”“是否要把头发向后分”“是否敢吃桃子”这些琐碎的细节，这就是现代世界心灵维度的真实复现——英雄、圣徒、信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常人”在此刻成为了永恒。由此，在古今维度的相互观照中，在“我”与“他们”（英雄人物）的比较视域中，现代人信仰缺失与解构的精神处境一览无余，迷惘与疏离似乎成为了无可挣脱的宿命。

三、疏离与迷惘的“时间”之流

现象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时间经验与意识体验的多重维度，同时也为文本细读和意涵解读提供了一种较为可靠的理论视域。其中现象学“内时间意识”概念，作为时间现象生成的核心奠基，可以成为理解《情歌》中主人公意识流动与精神迷惘的关键切入点。在这首诗中，时间不仅是叙事的框架，更是承载主人公情感、思想及其内心矛盾的动态场域。艾略特通过语言的断续与时间的错置，创造出一种深具异化感的诗意时空，使普鲁弗洛克在现代都市的碎片化语境中无力挣扎，展现了现代人深陷时间洪流中的精神漂泊。

（一）延宕与摇摆：无法逃脱的时间漩涡

在艾略特的诗文中，“总会有时间”“总还有时间”等重复句式犹如钟摆般在诗行之间往复摇摆，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感，正如胡塞尔所言，“内时间”总是围绕主体的意识经验不断绵延^[9]。这些“时间”的意象指向普鲁弗洛克对未来的虚妄期待，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心理阻滞和无尽的犹疑。在“总会有时间去暗杀和创新”这一句中，所谓“暗杀”与“创新”并非实际的行动，而是意识中无尽的可能性，是内时间意识对未来的“前摄”展望。普鲁弗洛克试图在这种前摄中寻找某种突破的契机，但这种展望并未带来澄明，而是被琐屑的日常细节与内心的矛盾所侵蚀。比如，“装一副面容去会见你去见的脸”“在你的茶盘上拿起或放下一个问题”，这些行为意象不仅呈现出他对社交场景的扭曲想象，也隐含了他对真实行动的深层恐惧。这种恐惧本质上来源于时间意识的异化，当主体无法调和内在时间与世界时间的张力时，便会陷入深刻的疏离与迷惘。更值得深究的是诗中对“活的当下”意识的描写。普鲁弗洛克并非沉浸于单一的过去、现在或未来，而是处在一种内时间意识的动态交织中。他的“当下”始终伴随着过去的“滞留”与未来的“前摄”，这些时间性维度在意识中交叠却无法和谐统一。“还有的是时间犹疑一百遍...在一分钟内还有时间/决定和变卦，过一分钟再回头”，正是这种意识动态的缩影。这里的“一分钟”并非真实的世界时间，而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延宕与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普鲁弗洛克反复构筑关于未来的幻想，却在每一次前摄中因恐惧与不安而倒退到过去的“滞留”，使“当下”成为一个无法逃脱的漩涡。

（二）瘫软与剥落：不断消解的时间与生命

诗中对“黄色的雾”和“黄色的烟”的描写为时间意识的异化提供了象征性隐喻。视观全诗，“雾”和“烟”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工业意象，而是顺着古今时间的变换，也随着普鲁弗洛克的犹疑、思考和行动贯穿全诗，肖似流动的时间一般，穿梭在街道与房屋之间，似乎无处不在，但又无法被真正触及，给与读者一种强烈的超现实感。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的画作《记忆的永恒》中描绘了三个时钟在一个极其诡异而荒凉的海岸上瘫软得失去功能的震颤景象，“雾”和“烟”得流动贯穿，也如同画中的超现实梦境景观，使得《情

[8] 穆旦.《穆旦（查良铮）译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4

[9] [德]埃德蒙·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7

歌》得时间感柔化、模糊化，也使得普鲁弗洛克对时间的感知，无论是现时层面的体验还是对古典意象的把握，都失去了平常意义上的功能，扩大了无形的压力与人的内在麻木，使普鲁弗洛克的“当下”意识始终笼罩在一层压抑的氛围中。其既是对工业文明异化作用的写照，也是对普鲁弗洛克内心世界的形象化呈现。澄明的“绽出生存”应是主体对时间与存在的清醒觉知^[10]，而普鲁弗洛克的“当下”却充满遮蔽与迷雾。在普鲁弗洛克反复自问“我可有勇气？”的过程中，“勇气”作为他行动的目标或意向对象，在每一次的前摄中都被放大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导致他对未来的期待最终滑向无力的退却。这种犹疑不仅源于对外部世界的焦虑，更是一种自我内在的分裂体验。内时间意识是主体在清醒觉知的基础上对自身存在的基础构造，而普鲁弗洛克的时间意识显然失去了这种基础性的一致性。他的自我被分裂为期待行动的“我”与无法行动的“我”，这种分裂使得他对自我的认知陷入了无法整合的破碎状态。在时间意识的异化下，普鲁弗洛克的语言也受到被形塑。“我用咖啡匙子量走了我的生命”这一句堪称经典。这里“咖啡匙子”作为日常生活意象成为了一个时间尺度，是对时间微粒化的极致隐喻，也是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机械重复与意义的消解。如同瑞典神秘主义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其诗作《Espresso》中提到的那样：“珍贵蒸馏出的一小杯，充满了和‘是’‘否’和时间同样的力量”^[11]。艾略特和特朗斯特罗姆都将“咖啡”或者“咖啡匙子”赋予了某种生命上的价值意义，是对时间的测量和评判，这种对时间的“量化”与“质化”，与普鲁弗洛克意识中无穷的犹疑形成了鲜明比照：在内时间意识的层面，他的犹疑不断绵延，而在外部世界的客观时间中，他的生命却被琐屑的日常切割成毫无意义的碎片，古典时代言说的崇高价值化作咖啡时光的遐思与幻象，使得普鲁弗洛克的存在状态愈发显得荒谬与徒劳。他的“当下”既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澄明”，也无法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回归到纯粹的意识结构中，而是充满了犹疑、延宕与分裂。正如古巴文学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其短篇小说《溯源之旅》中描绘的那样，时间被分割，对基本现实的感觉急剧减弱，意识宛如被包裹在“黑暗混沌、濒临死亡”的身体里，记忆和岁月依然顺着懒散延长，可是生命中的一切不再那么重要了，有一些东西顺着时间“缓缓地剥落”^[12]。然而，和死前溯源一生的堂·马尔夏不同，看似矛盾分裂怯懦的普鲁弗洛克实际上在不断回望，也在不断追寻，渴求意义，企盼价值。悲哀的是，当他望向身后又翘首未来时，他所能感知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无力和混沌而已，对他来说，当下的都市生活就犹如囚笼，而他身处在名为“身体”的牢房里，看见自己的生命在望不到尽头的庸碌和乏味中忍受时间不断的流逝、剥离和褫夺。

四、结语

现代人的生命旅程，是被夜晚的薄雾和荒原包围的漫漫长途，而普鲁弗洛克则正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现代世界中踟蹰、徘徊、沉沦。他的生命在时间的延宕与空间的迷失中不断剥落，留下的是不可弥合的疏离与无处安放的迷惘。普鲁弗洛克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预见未来，他的当下被无限循环的恐惧与拖延所侵占。艾略特通过普鲁弗洛克的形象，展现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文化命题。在现代文明的洪流中，普鲁弗洛克的破碎不仅是个体的困境，更是时代状况的象征。他的漂泊并非是向着某种救赎的追寻，而是被卷入时间洪流的无力挣扎，其疏离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他的迷惘是暂时的，也是永恒的。由此，T.S.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仅谱写出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挽歌，更成为一面审视人类精神困境的永恒明镜。

参考文献

- [1] [英]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M]卞之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2] [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涯鸿 宇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 [3] 穆旦.《穆旦(查良铮)译文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 [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M].张建华 高秉江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

^[10]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 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02

^[11]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巨大的谜:特朗斯特罗姆短诗俳句集》[M].陈黎 张芳龄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67

^[12] [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时间之战》[M].陈皓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9-59

- [5] [德]埃德蒙·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M]. 倪梁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 [6] [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 现象学导论[M]. 张建华 高秉江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
- [7]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 [8]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巨大的谜: 特朗斯特罗姆短诗俳句集》[M].陈黎 张芳龄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 [9] [古巴] 阿莱霍·卡彭铁尔. 《时间之战》[M].陈皓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 [10]王丽丽.分裂的自我——论《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J].外国文学研究,2000,(01):91-93.
- [11]黄遵洵.无情的情歌,独特的意匠——读 T·S·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6):90-94.
- [12]郭艳雯.不可言说的情爱——论《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道德焦虑[J].外国语言与文化,2023,7(02):34-43.DOI:10.19967/j.cnki.flc.2023.02.004.
- [13]钱翰,崔潇月.生死、情欲与孤独——细读《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J].文化与诗学,2021,(01):216-235.
- [14]杨向荣.碎片化审美印象与解剖路径——齐美尔现代性碎片思想的审美解剖[J].阅江学刊,2016,8(04):94-101.DOI:10.13878/j.cnki.yjxk.2016.04.012.

Alienation and Bewilderment in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 A Poe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istential Crisis of Modern Man

Feng Ziyang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T.S. Eliot's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tricately portray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fluid consciousness of an individual in 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revealing the core symptoms of spiritual alienation—fragmentation, bewilderment, and estrangement. Prufrock is not merely a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an individual but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broader existential crisis of modern subjectivity, shaped by the alienation of time, the estrangement of space, and the rupture of self-perception. The three relational structures within the poem serve as a key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is psychological predicament, while the introduction of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further illuminates the deeper mechanisms of this consciousness structure. By capturing the crises of temporal percepti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agency, Eliot's poetics articulate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 experience, offering a profoundly poetic and philosophically rich exploration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psyche.

Keywords: T.S. Eliot; Prufrock; alienation; existential crisis; temporal consciousness